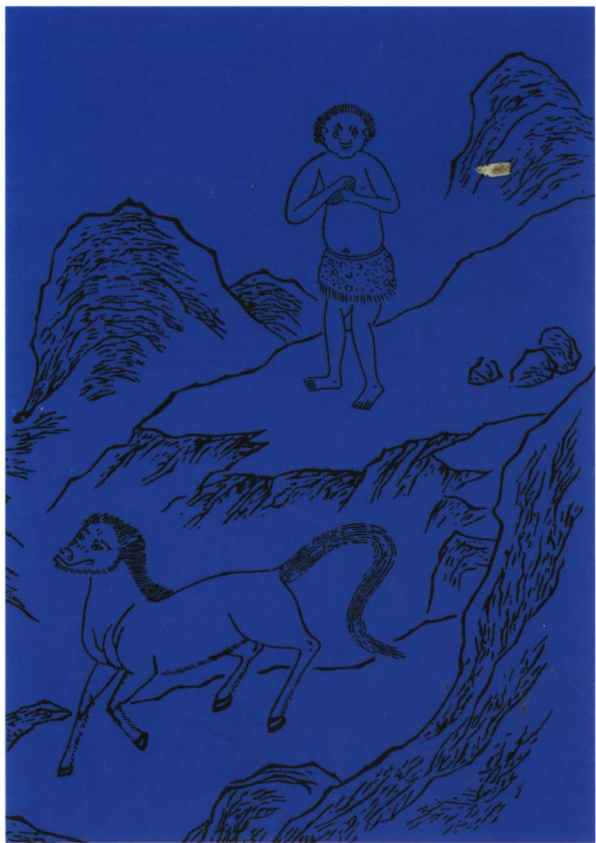


八点半 长篇小说

朱 辉 著

白 驹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② 长篇小说

白 驹

朱 辉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驹/朱辉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2006

(八点半丛书)

ISBN 7-5006-6925-9

I. 白... II. 朱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7654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网址: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(010) 84015592 营销中心电话:(010) 64065904

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80×1230 1/32 5.5 印张 2 插页 105 千字

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6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6000 册 定价:12.00 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(010)84047104

朱辉，男，生于一九六三年，江苏兴化人。一九八五年毕业于南京河海大学。现任职于河海大学出版社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江苏省作协首届签约作家。出版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我的表情》、《牛角梳》，小说集《红口白牙》、《我离你一箭之遥》。曾获第一、第二届“紫金山文学奖”、“汪曾祺精短小说奖”。

“八点半”小说书目

《滴泪痣》	李修文 著
《裸奔指南》	李修文 著
《谁来爱我》	方 远 著
《万物生长》	冯 唐 著
《城市从此开始》	老 猫 著
《风情万种》	陈 彤 著
《从壹万到百万要多久》	渔火者 著
《白驹》	朱 辉 著
《血》	渔火者 著

“八点半”推荐阅读

《过于喧嚣的孤独·底层的珍珠》	[捷克]博·赫拉巴尔 著
《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》	[捷克]博·赫拉巴尔 著
《巴比代尔》	[捷克]博·赫拉巴尔 著
《传记体三部曲》	[捷克]博·赫拉巴尔 著
《我是谁》	[捷克]博·赫拉巴尔 著
《世界美如斯》	[捷克]雅·赛弗尔特 著
《革命百里洲》	赵 瑜 著
《中国油画史》	刘 淳 著
《巴金全传》	陈丹晨 著
《玉器时代》	艾 丹 著

责任编辑 熊耀冬
万同林
装帧设计 l.d
apple



这一夜炳龙喝得大醉。乱世里无好酒，除了兵和匪，有胆子放开喝酒的人不多。但那天的酒是敬师酒，他不得不喝。两年前他孤身一人来到白驹镇，到烧饼店当学徒，每天主要的事情就是给师傅倒夜壶，挑水，揉面。倒夜壶是该有的，挑水也很轻巧，揉面就是个手艺活了。师傅老了，身子骨儿也不好，常常喘得像个风箱，一团面几十斤，他有些弄不动。揉面没有要师傅教，炳龙看着看着就会了。面粉在大盆里和好了，成了团，就要拿到案板上，用拳头捣，五个指头虎爪一样地狠抓着去揉。案板上的面团白白嫩嫩，像女人的身子，炳龙双拳一捅就陷到底。他双拳交替，面团捣得活泛了，手一扬掀起来，咣地扔到案板上，接着捣。渐渐地，炳龙的眉毛头发就落了白白的面粉，看上去也像个做烧饼的了。炳龙揉着捣着常常就要分神，拿眼睛去找兰英。兰英是师傅的独养女儿，生得标致。她是个丹凤眼，长眉入鬓，走起路来两条大辫子如风摆杨柳，看得炳龙心乱。炳龙暗地里想她的心思，做她的梦。兰英不在眼前，炳龙只好再盯着那团白面，狠命地揉。幸亏师傅不晓得他的心思，否则肯定会在后面给他一耳刮子，连面也不给他揉。兰英对炳龙也有情意。这不需要明说，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，炳龙再呆也能感觉到。他在师傅家过了一年，面揉得比师傅还要筋道。但师傅却不再往下教了，别的事也不让他沾手，他心

里急,但也不敢说。

师傅倒不急,他有自己的谱。当天卖的烧饼做好,他闲下来有时就拉拉二胡。那二胡是乌木身子,已磨得黑亮,也不晓得有了多少日月。师傅边拉边哼,二胡声和他的嗓子一样老哑苍凉,像唱像哭又像叹。

春天到了走四方,
夏天来了热难当,
秋天带来秋风凉,
冬天一到雪茫茫。

听多了炳龙也晓得这叫《四季调》。接下来师傅还要把那四季挨排排叹上一回。炳龙也急不得。

做烧饼也急不得。烧饼吃起来香,做起来却是个细活。揉,发,擀,贴,铲,道道工序都有窍门。都说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,师傅肯定存的也是这个心。到了第二年,除了揉面炳龙独立做,其他的活计他还是只能打打下手。其实面团光揉得筋道还不成,前一天还要发,发过了第二天再兑碱。这如同酿酒,分寸火候都有讲究。师傅不让炳龙上手,他偷偷地看得熟了,只是没有机会试,终究不晓得有没有得到真经。到了冬天师傅就喘得凶,每天要去澡堂泡一泡,闷一闷。有天师傅去澡堂,兰英督着炳龙怂恿他自己去发面。炳龙心里发慌,手脚麻利得像个大师傅,快得又像个贼。他在兰英的注视下,把案板上的面团压平,展开,左手捏着头

一天留下的老酵，右手掐着，点梅花桩似往面团上点。等他
把面团重新揉匀，摆到大盆里，兰英已经拿来笼布，用力地
压在上面，焐好。师傅泡好澡回来，一眼就盯着那盆，老脸
立时就阴沉了。兰英笑嘻嘻地端上生姜红糖茶说：爹，面是
我发的，我也会发面呢。见他爹盯着炳龙，又说，炳龙给我
打的下手。我们是想让你歇歇。

那个大盆里，面团里的酵母在“行”着，微微地发涨，但
是它很安静。就像老母鸡孵的鸡蛋。想来兰英夜里也惦记
着那盆里的面。第二天，炳龙倒了夜壶，捅开炉子，却不敢
去看那个盆。兰英揭开笼布，大呼小叫起来：爹，爹，面发得
好哩！你来看看！她爹拖着鞋走过来，伸手把那面扯牛皮
筋似地一扯老长，嗯了一声。兰英道：爹，告诉你，面是炳龙
发的哩，是我让他发的，我打的下手。见她爹板着脸，又道：
你别看他今天这面发得好，说不定是瞎猫碰了个死老鼠。

但从那儿开始，发面的事师傅就让炳龙做了。发好的
面早晨起来还要兑碱。碱兑多了饼就发黄，还苦，兑少了饼
又不起酥。师傅不愧是大师傅，他用烧红的火剪在面上一
烫，看看火剪上的焦面，就知道碱兑得准不准。既然炳龙已
经会发面，师傅索性连碱也由炳龙兑了。

做烧饼馅要包得正，饼要擀得圆，芝麻要撒得匀。这里
面都有个手法。炳龙人憨，手却巧，做起来都不难。渐渐
地，他上了案板，师傅成了他的下手。师傅端个茶壶，喝一
阵，喘一阵，不时站起来点拨几句，这时候他看起来才真像
个大师傅了。炳龙做好饼，一排排摊在案板上，贴饼还得由

师傅来——那是要真功夫的！师傅是个病歪歪的小老头儿，一到贴饼就来了精神。他先拎起墩布，砰砰地敲一阵炉口，醒一醒炉膛里的火，然后三下五除二扒掉身上的上衣。贴饼的个个是光头，膀子上一根寒毛也没有，那是火烤的。师傅赤着上身，胸前抹了水，膀子上也沾了水，两手各托一个烧饼。他弯腰对着炉膛，火头映得他像个铜罗汉。他右边身子钻进炉膛，左边身子再钻进炉膛，左右开弓，两块烧饼就已经贴进去。如此再三，一圈烧饼贴好，师傅的头上冒起了热气。那筒炉烧的是炭火，炉膛里红通通的，热浪逼人，夏天里一丈开外就逼汗。他退下来，对身后的炳龙道：你来。

前一天下午师傅叫炳龙去剃头，他还有些发蒙。他的头发还不长。兰英在旁边抿嘴笑道：呆子，我爹是叫你去剃个光头。炳龙晓得，师傅要教他贴饼了。他两手拿了饼，刚往炉膛前一靠，身子就一紧，就像来到了火焰山。他手往炉膛里一伸，手臂上一辣，汗毛就全光了。他贴好一个饼，怕贴不紧，还用手在上面按按。他到底年轻，身法倒也不慢。但一圈饼贴好，还是热得满头大汗，眉毛也焦了。最苦的是喉咙，就像是吃了火。他一鼓作气还要再贴，师傅叫他坐了下来。贴饼苦，苦就苦在个火，你细皮嫩肉的，要练得皮厚，师傅说，还要会屏气，你不屏气，火就往你喉咙里钻。炳龙嘿嘿笑着点头。说话间，只听得炉里扑通一声，炳龙一震，紧接着又是一阵响，黑烟窜出了炉膛。兰英喊道：不好，饼掉了！师傅坐着不动，炳龙奔过去一看，自己贴的那一圈饼

全掉了，一个不剩，全在炉膛底冒黑烟。他傻了眼。他拎起火剪要去夹，师傅道：没用了，就当炭火烧吧。武二郎做炊饼也有窍门呢！师傅喝口茶道，你贴得太稀！我贴的饼一个靠一个，一个挤一个，就掉不了。师傅又说，贴得太紧也不成，火烤了饼一涨，挤得离了位终究还是个掉！

炳龙恍然大悟。这个分寸要是师傅不教他，他自己还晓得什么时候才能摸出来。他正发着愣，师傅叫他：去起饼，我贴的饼好了。

炉里的饼果然火候正好，黄澄澄，热堂堂，起酥喷香，不亏是白驹镇第一家。师傅端起水烟奶子咕噜咕噜吸了几口道：做烧饼也是做人哩，分寸火候一样讲究。他板着脸看看兰英和炳龙道，松了不行，紧了也不成，烤过了头更要出纰漏。一句话说得两个人满脸通红，低了头不敢看他。一句话撂下，师傅端上水烟奶子出门去了。

他前脚出去，黑补丁跟脚就来了。黑补丁就住在对门，她家是个弹棉花的，丈夫早死，人其实也不黑，生得波俏风骚，大概三十来岁，因为爱打扮，是出了名的“老新娘子”。她每天要来买饼。她人还没到，话先从对面传过来：来两个，来两个！——哎，大老板呢？她左手夹着根烟，右手翘起兰花指从匾里面捏起一个饼，张嘴就是一口——嗯，好，又酥又脆！哎，怪了怪了，今天这饼比平日还好，是你师傅做的还是你的手艺？炳龙还没说话，那边兰英道：是炳龙做的饼。兰英一贯不待见她，话就带毛刺：炳龙是我爹的徒弟，做的饼一模一样，是你自己嘴怪吧。黑补丁也不着气，

往匾子里丢下钱道：你爹还说他的手艺传子不传女呢，炳龙不就是个“子”吗？这下好，他做饼，你收钱，他是摇钱树，你就是聚宝盆，你爹就坐在边上吃吃水烟，享福了！说着已经过街进了她自家店面里去了。她店里伙计正在弹棉花，绷擦擦，绷擦擦，她回过头又朝这边咯咯笑道：女婿赛半子呢！

店里的两个人都难为情。炳龙接着再去贴饼。他不时偷眼看看兰英，兰英也在看他。两人眼睛里全是话，但彼此也不全懂得。

烧饼店的二胡伊伊哑哑地拉，师傅沙哑的嗓音在小街上飘荡。

春二三月草发芽，
风吹杨柳柳条斜。
良辰美景无心赏，
归心似箭想回家。

夏季炎热似火烧，
虫鸣犬吠难睡觉，
蚊子咬我千口血，
无人与我把扇摇。

秋季里来秋风凉，
中秋月饼一人尝，

柿红蟹肥菊花黄，
重阳登高望家乡。

寒冬腊月雪花飘，
冰河冻水行人少。
天上乌鸦肯领路，
地上无情路难行。

转眼间炳龙学徒就满了两年了。他顶门立户地上案板上炉，也做得熟了。炳龙顶了用，师傅就过得适意。他闲下来就拉拉二胡唱唱小调，炳龙听得滚瓜烂熟。因为日本人驻在镇上，兵荒马乱的，生意不算好，但店里烧饼远近闻名，倒也过得去。到了腊月里，炳龙应该满师了。但师傅不提，他也不敢提。出师就是出门，出了门他的脚往哪里踩，他的路又在哪里，他还没有谱。和兰英的事呢，他更是想也不敢想。

师傅精明，更是个讲究规矩的人。学徒的就像面，要揉，要烤，这是老规矩，手艺学好了要满师，那也是老规矩。女儿大了不中留，留来留去留成仇，徒弟也是不能留的。有天早上起来，炳龙捅开炉子，师傅突然对他说：今天你做，我就坐坐，看你做。这话怪，已经大半年了，本来就是炳龙做的。他这么说，那是要让炳龙满师了。

满师要考，这炳龙知道。少林寺的和尚下山还要打十八关哩。炳龙不怕考，怕的是考过了出门，他往哪里走。兰

英也懂了他爹的意思，在店堂里找东找西，心里也是没着落。她是个姑娘家，总不能对她爹说，爹，就别让炳龙满师了吧，就让他留在家里——她不能说，炳龙就敢说吗？有赖在师傅家当一辈子学徒的吗？你不想走，就是想当老板，想当女婿。怎么说也是这么个意思。

不知怎么的，晓得炳龙要满师的人还真不少，男男女女的在街上围了看。炳龙开始手脚还慢，心里也乱，活计真上了手他也就麻利起来。醒开炉子贴饼的时候，他双手左右开弓，身法轻灵，仿佛他面前的不是火，是花，他如飞蝶扑花，身子在炉子前一进一出，俯仰进退间又有如飞蝶穿花，师傅吃一袋烟的工夫一炉烧饼就已贴好。虽说手艺到底如何还要看出饼，但炳龙那手法架势就比大师傅还要大师傅。自从日本人来了，镇上就绝了戏班子，今朝也算是一场戏。大冬天里人人都裹得紧，就一个炳龙精光葫芦头，肉袒上半身，那身架体魄，实在是崭！揉面，包馅，擀饼，撒芝麻，贴饼，他做得刷刷刮刮，漂漂亮亮。师傅坐在桌子前，面前一壶茶，端个水烟奶子，像是在打盹儿。兰英在小间里做针线，不时出来找线找布，眼里不看炳龙做饼，心里在看。黑补丁坐在她家门里的条凳上道：炳龙，快点扇火，我们等着吃你的饼哩。

炳龙歇了手笑笑，朝门外的人打个招呼。万想不到这一炉饼还是丢了丑。他拎着墩布刚想去给炉子醒醒火，那炉子里突然扑通一声！然后就是噼里啪啦一阵响。一团黑烟从炉膛里冒出来，好像是炼丹炉里走了妖怪。一愣神间，

炉膛里蓬地腾起一团黑烟，火苗也蹿出来了！

人群吓得后退几步。有细伢子叫：放炮仗了，放炮仗了！有细伢子吓跑了，远处的孩子却被引了过来。兰英从小间里出来，呆了。只师傅手拿茶壶，端坐不动。是掉炉了！怎么会呢？怎么会这样？他贴了半年多烧饼了啊。第一次贴饼只掉了一圈，这一回是整整一炉。炳龙手足无措，半晌才想起拿墩布去把炉口闷死。他朝炉膛口往下一看，一炉烧饼都烧成了炭。

师傅一言不发，二话不说，端起茶壶出门去了。

炳龙的丑这回丢得大了。烧饼他是做溜了的，迟不掉早不掉，就在要出炉时掉；早不掉晚不掉，就在他要满师的这一天掉。他想不明白这究竟是见了什么鬼。兰英早已奔到里房去，抽抽搭搭地哭起来。这哭声算是泄了底，门外的黑补丁唧唧喳喳地向旁人介绍着什么，想来说的是炳龙和兰英的事。这下子全镇人算是亮堂了，烧饼店的炳龙考女婿，烧饼烤糊了，他也糊了。烤焦的烧饼气味很怪，先是面香芝麻香，香满一条街，后来就全是焦臭。香的是男女私情，臭的是炳龙的脸面。全镇的人都知道烧饼店的学徒出了丑，却和师傅的女儿好了。那一整天兰英都没有出门，躲在小间里不出来。她爹到中午才回家，拿了两件衣服又走了，说是去洗澡。那天烧饼店就没有再开张。炳龙在家劈柴挑水。他担着水回来，兰英幽幽地对他说：你是成心的，是不是？炳龙吃惊地看着她说不出话。兰英气呼呼地说：你为什么不敢跟我爹明说？

抬头嫁女儿，低头娶媳妇，这道理炳龙怎会不懂？兰英姑娘家脸皮薄，她没有明说，让炳龙家里来提亲，但她不说也就等于说了。但师傅那个样子，炳龙哪里敢啊？

他仔细看过那烧饼的残局，那饼显然掉得蹊跷。整炉烧饼哗啦全部塌下来，如同炉膛里蜕下个壳子。他猜测是有人动了手脚，但到底是谁，他不敢瞎说。这个使绊子的人，一是要有这个心，二要能找到空挡，最要紧的，是他还要懂行，要晓得这里面的关目。他到河边挑水的时候，遇到了隔壁的红枣儿。红枣儿是个寡妇，一个人撑着个青货摊，长得很周正。她在水跳上汰衣裳，见炳龙担着水桶过来，忙给他让位。待炳龙挑着水经过她身边时，她轻声说：炳龙，你要懂你师傅的心呢。她的脸红彤彤的，越来越红，怪不得都叫她红枣儿，红是红白是白，果然好水色。她说：你要让你师傅放心。炳龙不敢看她的脸，盯着自己脚上的草鞋。炳龙应一声，见她没话了，就低着头上坡。红枣儿在他身后说：你晚上买点熏烧，打点酒，孝敬孝敬你师傅。

炳龙依了红枣儿的话，回去和兰英招呼一声，出门就去了熏烧摊。他要了口条，酱耳朵，还要了花生米。回家走了一半才想起，酒还没有打。他走到买烧酒的酱园店时，远远看见兰英已经站在柜台前，就悄悄先回了家。他把熏烧在桌上摆好，放三双筷子，兰英正好也回来了。炳龙老远就闻到了她瓶子里的酒香。他不会喝酒，但也知道那是高粱酒，不是地瓜干做的秃。高粱酒像烧饼出炉时的香气，地瓜干酒就像烧饼烤焦了，呛鼻子。他心里微微一沉。没有兰英

帮衬，酒席也不成席哩。他想起黑补丁说过的话：你是摇钱树，她就是聚宝盆，心里又甜丝丝的。他们两个坐在桌子前等师傅，互相不敢正视，但眼里手上全是话。兰英说：待会儿你不要光喝酒，你要和我爹说话。炳龙说：我不会喝酒。兰英道：不会喝也要喝，你叫我爹一个人喝闷酒啊，她扑哧笑着说：我不是要你不喝，我是要你多和我爹拉呱拉呱。

正说着话，外面有脚步。他们都知道不是师傅，师傅身量小，脚步轻，这是个肉身子。喝，好香的酒哦！黑补丁说着，推开虚掩的店门进来了。她吸溜一下鼻子，望一眼桌子道：有酒有肉，好一桌酒饭。等师傅呢？炳龙嗯了一声。黑补丁退后一步，斜倚在门板上说：今天不过节啊，是满师酒吧？不过炳龙你没有满师哎，这是敬师酒，我们白驹镇讲究这个的。兰英呛她一句道：敬师酒满师酒，反正等的是我爹，不等旁人。黑补丁道：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我桌上还有两个菜，我去端过来？兰英道：我厨房里有，等我爹一到就下锅炒。黑补丁道：我们门对门的，用不着客气的。款待上人吃饭，菜越多越好哎。

炳龙倒有点过意不去。他站起身，支吾着像是要招呼黑补丁落座，又像是要送她出门。兰英去了厨房，把砧板弄得乒乒响，真是要炒菜了。黑补丁凑过来，悄声道：炳龙啊，我是看不得你受憋屈，来告诉你一句话。这一句话她却又不说，猫一样蜇到做烧饼的案板那儿，手指沾一沾铜盆里的水，翘着她的兰花指过来，两指捻着道：你摸摸。

炳龙吓得魂不附体。他飞快地瞄一眼厨房那边，问：怎

么？黑补丁道：这水，滑哩。炳龙问：滑又怎么？水怎么不滑？黑补丁压低声音道：滑的就不是河里的水，是别的水，嘿嘿，你个青皮小伙，你不懂。告诉你吧，她神秘地说，这是洋碱水，洗衣裳的洋碱你晓得啵？她无声地捻着她的指头道：你早晨就用的这水贴饼，怎个能不掉？你呆哎。

炳龙脑子里轰一声，恍然大悟。他不用去试那盆水，就知道她说的不是假话。不要再问了，他知道一定是师傅设的局。看来师傅是真的不想让他出门。不出门也好，就是今天这脸丢得有点狠。好在丢脸不是丢给别人，那是师傅，是兰英的爹，师傅这才算是把自己当自家人了。黑补丁道：你师傅是个促狭人哩，徒弟进门，就像小媳妇上门，先是一个当头棒，杀你的威；慢慢的再是夹枪棒，天天让你揉面，你揉面，师傅揉你，揉你的性子；最后了，你要出门了，总要再赏一顿回马枪的。黑补丁眼一挑道：你师傅戳的不是回马枪，是缠丝枪呢，他要缠住你！这时候兰英端着盘子过来了，黑补丁立即放大声音道：你师傅对你真的好哩。临出门她又回头说：下次摆酒不能再在小桌子上了，大八仙桌要抬出来，我来喝喜酒！

兰英冲着她的背影道：她就晓得贴，贴，难怪人家叫她黑补丁！有洞她要贴，没洞她也要贴。我看你心里就有个洞！炳龙嘿嘿笑着摸着自己胸口道：我这里是有个洞，不晓得师傅能不能给个实心汤团。兰英道：一会儿他就来，你自己不长嘴啊？

说话间师傅回来了。他板着个脸，似乎也料到有酒在